

陳修園先生醫書增新七十三種

新

印行

錦章圖書局

辨陽明病脈症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正陽陽明之為病也按沈堯封云不詳太陽脾之津液為其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蓋以燥氣者陽明之本也天中寒硬也如太陽胸證按之石硬陽陽明者蓋以少陽之上相火發其汗誤利其小便陽之相火熾盛津竭則少胃中不以濡硬分虛實乎此說與柯此一節言陽明有太少正之分也

正謂陽明之為病燥氣為陽明之本氣燥氣過無中見太陽之相火熾盛津竭而少胃中不以濡硬分虛實乎此說與柯此一節陽明證之提綱後稱陽明證二字俱有胃家寒在內胃家寒言以手按胃中寒硬也如太陽胸證按之石硬即名寒熱栀子豉證按之心下濡即名虛煩夫心下俱以濡硬分虛寒何獨胃中不以濡硬分虛寒乎此說與柯韻伯之論相表裏雖非正解亦可存參

問曰何緣得厥陽明病答曰太陽之津液侵胃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皆亡胃中津液胃中無津液而乾燥太陽未解形諸外者陽明其不更衣內之寒腸內既大便必難通而寒者此名屬之太陽轉陽明也此一節承上章太陽陽明病而言也然重申胃家寒之旨是陽明病總綱

問曰有諸中者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胃熱之外見者肌肉之中身熱與太陽之表熱不同也熱氣蒸蒸然汗出與太陽之邪熱因轉属于陽明其不更衣內之寒腸內既大便必難通而寒者此名屬之太陽轉陽明也此一節承上章太陽陽明病而言也然重申胃家寒之旨是陽明病總綱

問曰身熱不渴寒既得病有始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陽明病與他經不同也熱氣蒸蒸然汗出與太陽之邪熱入于肌肉之分即從熱化而為寒寒則無所不歸故凡表寒裏熱之邪無所不歸惡雖得之一日不待解惡寒將自龍燥氣內出即自汗出而惡熱也此陽明之此承上文不惡寒反惡熱而言也但上文言陽明自內達外之表證此言風寒外入之表證

問曰陽明病未解其惡寒何故自龍答曰陽明與他經不同以其經表散其惡寒之候也

所復傳于太陽其始雖惡寒而二日再傳而邪有所歸而不復傳故惡寒自止此所以謂陽明病根也此

復設問答以明惡寒自罷之故並指出胃家寒之根也

過汗亡津液而轉屬陽明者固多而汗出不繼與不發汗者亦有轉屬之證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微而即燥熱之氣不能隨汗因此轉屬陽明也更有傷寒發熱無汗其時即伏胃寒嘔不能食不因發汗而反汗出濶然者水液外泄則陽明內乾是轉屬陽明證上文既言陽明本經之自為病此復申明太陽轉屬陽明之義除過汗亡津液外又有此汗出不微而轉屬不因發汗而轉屬之常變而並言之也

三日為少陽主氣之期病固傷寒三日則陽明陰脈大為邪歸中土無所復傳是不能復少陽之樞而解也述自此以上六節論陽明之氣主表而外合太陽裏面內闢津液之義也按此即高士宗所謂讀論者因證而識正氣之出入因治而知經脈之循行則取之有本用之無窮矣

陽明與太陰表裏陽明脉大浮而緩陽明身手足自溫是為病不在繫在太陰太陰者濕性也身體發黃若小便自利者溫熱得以下泄故以不能發黃至七日已止日值陽明主氣之期遂移其所居而陽明之大便無有硬者此為陽明也此節合下節明陽明與太陰相表裏之義也

傷寒而轉繫陽明者其人不持大使濶然微汗出也此承上節而補言陽明之汗出即上章所云外證俱在其中矣

陽明不持與太陰表裏陽明中風不涉于本氣之燥化而口苦咽乾復涉于太陰腹滿微喘入涉于太陽發熱惡寒而且與太陽少陽相合陽明中風涉于少陽之熱化故口苦咽乾之濕化故腹滿微喘而三焦不宣少陽陽明脈本浮大以見大而緊浮中不見緊旋汗以解之若誤下之陽邪內陷則中土不腹滿少陽之氣不能決瀆復增出小便難之新也述此言陽明之氣不持與太陰為表裏抑且中孚少陽外合于太陽也陽明本經自病未曾久留太證也此風自為風寒自若能食名中風以風能鼓動不能食名中寒以寒能閉拒陽明之氣也然此特初病則然久此一節以食而辨風寒之氣即以食而驗陽明之胃氣固正而辨邪因邪而識正善讀者能會心于文字之外則得矣

試論陽明病中寒過甚不得本氣燥不能食化而小便不利四肢為諸陽之本胃中寒過甚不得本氣燥不能食化而小便不利陽虛而津液外泄故手足濶然汗出此欲作便固而固欲作大瘕婦氣必大便初硬寒氣用後解滻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能別故也此言陽明中寒也

中風陽明之病，胃為陽土，風為陽邪。此可以定其為中風矣。然病不得少陰之合，水以相合也。少陰主骨，節疼且骨節合于筋，筋不能上合于陽明故也。其人骨節疼，肌肉之間，筋骨如有熱狀，似此陽不遇陰，而主骨節而不能上合于陽明故也。病難自解，乃奄然而發，狂濶然汗出而解者，此少陰水氣之陰，不勝陽神之氣，兩不相敵者，忽與作汗而共升，即戰據汗若轉達，緊則愈，蓋以紫則復而陽氣平，成全矣。

此言陽明中風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蓋陽明旺于申酉，病氣得天時之助也。然此言陽明之表證，微汗而解，若胃家寒之證，值旺時，更見發狂語矣。

此言陽明欲解之時作一

小結也。

陽明病雖以胃家寒為大綱，而治者當剝刻于虛寒上，着眼於

陽明病能食今，則不能食。

可以知其胃氣之虛矣。醫者反攻其熱，復傷胃其人必嘔，所以然者胃氣虛則不能再為叮噓也。

以其人胃氣本虛，故攻其熱必嘔。此一節言陽明中氣虛寒之為病也。

中虛冷故也。此胃氣存亡之關頭，

以其人胃氣本虛，故攻其熱必嘔。

則虛不受攻，寒必嘔。所以然者胃氣虛則不能再為叮噓也。

胃氣虛則不能食，是經脈不能運氣于胃也。內經云：食氣入胃，溫氣歸心，津精于脈，氣流于經，所以微煩能循經上行而頭眩，不能循經下行而頭眩，上下不行則留滯于中，為腹滿，此欲作穀疸黃癰也。

但此也，且不厭其飽，若不能散達，止留滯于胃故也。

食難用，則微煩能循經上行而頭眩，經下行而頭眩，上下不行則留滯于中，為腹滿，此欲作穀疸黃癰也。

飽飽則微煩，心不淫于微煩，不但此也，且不厭其飽，若不能散達，止留滯于胃故也。

但此也，且不厭其飽，若不能散達，止留滯于胃故也。

食難用，則微煩能循經上行而頭眩，經下行而頭眩，上下不行則留滯于中，為腹滿，此欲作穀疸黃癰也。

之而腹滿如故，所以然者，

以胃虛不能輸精于經脈，脈通故也。

此一節言食氣入胃，胃氣不能溌精于皮毛也。

胃氣虛則不能輸精于皮毛，皆稟于皮毛。

氣于皮毛，經脈俱無所稟矣。

此一節言胃氣虛不能輸精于皮毛也。

陽明病法當多汗，今反無汗，其身

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胃久虛，不能輸精于皮毛，故也。

毛毛脈合精行，內經云：輸精于皮毛，故也。

氣于皮毛，經脈俱無所稟矣。

此一節言胃氣虛不能輸精于皮毛也。

陽明居中土，主灌漑于上下，內外。

陽明居中土，主灌漑于上下，內外，當而反覺無汗而小便利，水液下行也。

二日主氣之三日，不拘日區，數日始覺也。

而欬，即內經所謂邪中于手足厥者。

胃陽虛寒，其氣不能散布于四肢也。內經云：陽明之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乎？

是也。而欬則下陽明也。

足不欬者，既不能四布，即不上逆，故

此節言陽明之氣合寒氣而上逆于頭，不能灌漑于四旁也。凡言邪

即以言正，言正即以言邪為讀。仲師畫第一要法，余于數節必重申之，不厭于複也。

居中土，主灌于上下，內外，四旁也。

再言中風陽明病，其證不一，然于上陽明病，他證無論。

但頭目眩有瘡，有寒，有熱，從何處辨？惟

吾即能食，知為陽明胃熱而非陽明胃寒。又由是熱氣上衝，肺受火灼，而發欬，其人必咽痛，若干肺而

之氣合風熱而上逆于咽，不得流通于下也。

程扶生云：陰邪下行，故無汗而小便利，風邪上行，故不惡寒而頭

不惡寒，知病屬陽明而不屬陰經矣。

此證不在陽明提綱之內，且有

陽明提綱之內，且有

眩寒則嘔不能食風則能食寒則頭痛風則咽痛是風寒入胃之辨也按雖本草之意不重在此而亦不可不知

欬出乎肺當云喉嚨痛今胃熱甚則咽痛二者相連氣必相侵

更有力于中土若誤陽明病其氣不能外興汗不下輸于中土之證陽明病達于皮毛則無汗勝胱則

火更益其熱陽明病故以火強迫其汗熱邪被火不外越但上攻于額上微汗出又不得下小便不利者溫

相搏亦必發黃陽明病醫者不知所以無汗之被火固身之氣燥極而熱者熱

下節皆言陽明之氣鬱于中土不得外達而下輸也

鬱于中土若誤陽明病醫者不知所以無汗之被火固身之氣燥極而熱者煩也醫于中即現于外身心發黃此節合亦必發黃此節即上節所言發黃之證借被火以言其更甚也凡誤服羌獨荆防及姜桂烏附之類皆以被火概之陽明之脈起于鼻行髮際至額顴

陽明原主病今論脈浮而緊者仍見太陽表寒無汗之脈陽明被太陽之必乘其所旺而潮熱如潮水之發作有定期但浮而不者是見太陽表虛自汗之脈陽明被太陽之風邪外發必為浮盪去汗出(述)此三節言陽明主裏復外合于表氣內通于經脈復還于胃中也

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頤中還出扶口今陽明之病其口乾不燥若熱止在額其人但欲漱水舉吐去而渴甚則渴濕行因此必發衄此言陽明之津液通于經脈而為衄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之病已差而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津液為以發人其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今姑不問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出本日小便日三四行今子微止再行故知大便不久自出以大小便皆胃府津液之所施也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復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此胃府寃大便硬亦有不出者醫人不可不知也此言陽明之津液復還于胃中也

陽明證既知有不必下者傷寒嘔多虛胃氣既虛者雖有陽明之證切不可攻之此一節言胃氣虛者不可下也者更當知有不可下者傷寒嘔多虛胃氣既虛

(述)陽明有胃氣有悍氣有燥氣胃氣者柔和之氣也悍氣者慄悍滑利別走陽明者也燥氣者燥金之氣也病在悍氣者可攻病在燥氣者可攻病在胃氣者不可攻病在燥氣而胃氣虛者亦不可攻故此二節俱言不可攻也按師言其不可非坐視而不救也必有所以可者在正面旁面對面皆可以悟其治法若常器之補亡論必處處補出方治無論其搔不著痒也即有偶合之處反令爲飛魚躍水流化放活潑文章俱成糟粕長洲汪公

友多宗其說何其陋與

陽明病外有身熱自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之證便知其內為胃家寔之虛而假虛也。胃無所仰不可攻之。若攻之誤攻之而胃氣敗利遂不止者死其利自止者廢去而邪亦不留故愈。此一節言虛而假虛者不可下也。受業薛步雲按心下為陽明之膈膈寔者腹必虛氣從虛門是陽明假寔證攻之是為重虛。內經云中子而則下陽明以陽明病面今見赤色。醫子表為陽氣搏不可攻之。若攻之誤攻之耗熱不得越故必發熱面色青赤。內經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共應以三焦主腠理膀胱應小便不利為發黃也。此一節言外寔內虛變為色黃。皮毛今鬱熱在表三焦失其決瀉之官膀胱失其氣化之職也。

不可攻者既明而可陽明病不吐不下可知其胃火煩者以胃絡上通于心陽明之燥火與少陰之氣不虛也。心煩者君火相合故也。胃氣雖曰不虛却是不和可與調胃承氣湯以和此一節言陽明胃府不和宜與調胃承氣也。述此三節皆言可攻之證而又以明三承氣之各有所主也。陽明病脈遲為陽邪入于裏陰然止言脉搏不足恐也。以雖汗出為陽熱之內蒸而表未罷表證已罷尤當再驗其裏證陽明主肌肉邪其身必重邪結于中必碍呼吸而短氣腹滿難以下通而喘此已屬大承氣證。在表陽則身輕易以轉側若入于裏陰則為潮熱知其熱邪盡入于裏矣。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又必通身熱蒸之汗變為手足濶然而汗出者此大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人汗出多微發熱亞寒者外未解也。不可攻裏即其熱不潮為胃家寔全寔未可與大承氣湯若人腹大滿大便不通者熟之證止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半斤炙
枳實五枚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煮取二升去滓納大硝更上火微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武陵陳氏方云名承氣殆即亢則害承乃制之義乎亢極反兼勝己之化承者以下承上也。夫天地一理萬物一氣故寒極生熱熱極生寒物窮則變未有亢極而不變者傷寒邪熱入胃津液耗真陰虛陽勝陰病所謂陽勝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急以苦寒勝熱之剎救將絕之陰鴻元盛之陽水氣所以有挽回造化之功也然不言承亢而言承氣何哉夫寒熱流轉不過一氣之變達而已用藥制方破氣機之不可變者力難矯之亦第就氣機之必變者而一承之耳設其氣有陽無陰一

亢而不可復則為脈澀直視喘滿者死何則以其氣機已絕更無可承之氣也由是言之聖人雖盡人工之妙止合乎天運之常耳不云承氣而云何按陳氏此注必須熟讀

小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厚朴二兩
去皮

枳實者矣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湯當更

合海水無高之人亦日日有潮旦不

胃合海水無病之人亦日有瀉但不陽明病必瀉熱又大便微硬者方可與大承氣湯若大不硬者即不可與覺耳病則氣隨瀉而發于外故凡陽明病其有瀉者必瀉熱之切勿概以瀉熱為可攻也其然而大便又不可盡信也若人不大便已六七日未敢必其累恐有燥屎與否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下轉而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以大攻之若不轉失氣者為胃氣為胃氣此但初頭硬後必瀉不可攻之攻之已虛必脹滿不能食也試觀胃虛欲飲水者與水則噦水且不宜于胃而洗攻下乎推之言之凡得攻而瀉熱已退其後復發瀉熱者必大便復硬但瀉者既便者雖甚少也上須以小承氣湯和之然亦必須轉失氣者并小承氣慎不可逕用大承攻也此言大便者乃可再投若仍不轉失氣者且難再投氣以安攻也此言大

承氣行便硬小承氣行燥屎各有所主而胃氣虛者慎不可攻也

證之治法也。諺語之時，聆其聲有不正之聲，輕微重複之語，即是鄭聲。註家分而為兩，皆相沿之誤也。故此音節不榮于目，至直視而諺語更加三昧，滿者氣脫于上，主死；下利者氣脫于下，亦主死。此章無三言，當是參合。

提出肺聲而後無肺聲之證
有正陽而證語者汗為陽中之太陽發汗多虛矣若重發汗者心液為陰陰虛于內則心主之陽無所附而遂亡于外矣亡其陽則神氣敗而證語血脈脈短者亡液亡心若脈不短自和者病雖不死此言亡陽證語也

此言山陰譯語也。按柯氏云：吐下後不解，有微劇之分微者是邪氣，當以下解劇者邪正交爭，當解，却是正解。

有山津液陽明燥熱之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故胃中乾燥大便必硬，硬則和而無譯語，以小承氣湯主之。若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設明日不大便，脈反變滑，疾為微澀者，微則血少，此裏虛也。誠不可更與承氣湯也。此以脈而辨譯語之虛實，前欲與大承氣以小承氣為法，今欲與小承氣，即以小承氣先與為試法，可見古人之謹慎如此。按柯氏云：勢若不得不通者可用瀉導虛甚者與四逆湯。

陰得陽則解，失陽以救逆，當臨時審其所急，不可預有成見。且有在胃在腸亦須分別，內經有在胃者，當歸於陽明病，若譯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當歸於太陽病。胃滿則陽明病，經故必下血，而即譯語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謂語潮溼，則能食者，當歸於陽明病，但大便硬滿，復宜大承氣湯下之。此以能食不能食以驗譯語，有燥屎便硬之不同，而又以明腸胃更虛更滿之義也。胃主納穀，胃滿則不能容穀，故不能食，腸主變化，腸滿則難于變化，故便硬，然腸雖滿而胃則虛，故又能食。

汗出則愈，此言下血譯語也。汗出，不見其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謂風木之邪干于中土，風須泄，故也。致裏寒證，亦宜用其法。曰：下之則愈，故宜大承氣湯。此言風木之邪燥其津液而為譯語也。問有因風致燥而譯語者，奈何？夫汗出，多而亦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今汗出多而亦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腸中也。此為熱入血室，何以爲血室？男婦皆有之，在男絡唇口而爲絛，隨在女月事以時下是也。但頭汗出，兩側處者，汗蒸也。肝經諸經之血，刺之期門，隨其是而瀉之，俾熱從血室而出，于皮膚，而熾然汗出，則愈矣。此言下血譯語也。

汗出，不見其譯語者，奈何？夫汗出，多而亦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今汗出多而亦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腸中也。此為風也。謂風木之邪干于中土，風須泄，故也。致裏寒證，亦宜用其法。曰：下之則愈，故宜大承氣湯。此言風木之邪燥其津液而為譯語也。問有因風致燥而譯語者，奈何？夫汗出，多而亦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也。今汗出多而亦譯語者，以有燥屎在腸中也。此為熱入血室，何以爲血室？男婦皆有之，在男絡唇口而爲絛，隨在女月事以時下是也。但頭汗出，兩側處者，汗蒸也。肝經諸經之血，刺之期門，隨其是而瀉之，俾熱從血室而出，于皮膚，而熾然汗出，則愈矣。此言下血譯語也。

中燥 惕猪苓湯復利其小便

津液

故也 自陽明病脈浮而緊至此看似四節寔是一節細玩其段段相承一下

聯絡以見傷寒不可執定一法用藥當如轉環也

且陽明中有寒冷燥熱之分不可取而下焦生陽下利清穀而不者以氣不升故止者四逆湯之述此節言陽明下焦虛寒也本章凡三節以上中下三焦論陽明有寒冷燥熱之病也

再言中焦冒中虛冷視下焦之生陽不散者微為火虛此為土虛其土虛亦本之虛冷

于火虛虛極則寒寒則失其消穀之用每由食少而至于不能食者若復中焦川發熱少陰癸水不能上合陽裏寒成於

此論陽明中焦虛冷也

再言上焦經脈之燥熱在經脈故脈浮發熱乘子上焦故口乾鼻燥其能食者熱在經脈不傷中焦川發熱

于胃氣也經脈熱甚則衄此言陽明上焦經脈

燥熱也

陽明主閥若終閥而無開機則死矣所以言之不厭陽明病外證未下之其外有熱而手足溫熱在于不結胸胃結于腹也茲先以陽明之氣不得交通于上下言之大便應硬小便應利矣今心故

于心中懊惱虛故胃食不能食陽明之津液主灌溉于上下今陽明氣虛但頭汗出而餘處者上下以之大便應利矣今心故

于心

而達小柴胡湯王之此言陽明之氣不得交通上下而為枢子豉湯證也

(述)合下五節論陽明

主閥貴得樞轉以出若閥于心胸腹胃之間無開轉之機則死矣

其或閥于胸陽明病發潮熱則大便應硬小便應利矣今

于外以小柴胡湯王之此言陽明之氣閥于胸腸之間宜樞轉而出也

然而小柴胡之用不止此也夫陽明之氣由下而上由陽明病腸下硬滿不得由樞以出遂致三

內而外出入于心胸游行于腹胃靡不藉少陽之樞今陽明病腸下硬滿不得由樞以出遂致三

而不得通上焦不通大便必現舌上必現

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調和三焦上焦得通而白津液得下大便

而止

利而嘔止三焦通身濶然而汗出解也

此言小柴胡湯不特達陽明之氣于外更能調和上下之氣流

通内外之津液也

今從立閥之理藉樞閥陽明中風少陽脈弦脈浮脈大陽明兼見三脈宜可以相藉而樞而下焦生陽下利清穀而不者以久按之則閥而復閥也陽明之脈起于鼻翼乾不得

腹都滿閥于脇下及心作痛以久按之則閥而復閥也陽明之脈起于鼻翼乾不得

汗陽明諸衛氣滯土內壅而一身及面目悉黃脾不能為胃小便難陽明之氣旺于中面有潮熱陽明氣過時時行其津液故小便難邪熱盛旺時而發故有潮熱于上故時時三陽之脈循經耳之耳前後腫隨其經而刺之雖刺之少差然脈搏而不解病過十日又當三陰脈續浮者不外病其不滿于陰仍欲從陽之脈而出也故與小柴胡湯以轉其脈但浮別無餘證者是病機欲從太陽之開而出也故與麻黃湯以助其開若不保腹滿加啜者矣腹滿加歲則甚于十日前之腹部滿時時噦矣脈搏不出逆于三陰謂非不治而何（述）此節言陽明主閥必藉少陽之樞太陽之開若閥而不能開轉則一息不運鍼機窮矣故經曰太陽為開陽明為閥少陽為樞二經者不得相失也

以上各法無非使氣機之鼓轉也陽明病自汗出不可再發其汗若再發其汗見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津液既竭則至下法之弱又有導法以濟之陽明病自汗出發其汗見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大便硬不待言矣然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其蜜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胆汁皆可為導（述）此言陽明氣機總要其旋轉津液內竭者不宜內攻而宜外取也蓋以外無潮熱內無譫語與可攻之證不同須待也

蜜導方

蜜七合一味納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棟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納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

陽明可汗之症亦有在肌在表之分葛洪先言其陽明病表氣脈遲邪干肌腠則肌腠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在此蓋太陽以皮毛為表陽明以肌腠為表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此節合下節言陽明病在肌表而可以汗解也蓋陽明以肌腠為表在太陽則謂之解肌在陽明則謂之發汗也

陽明病邪在脈浮邪在表則表氣拒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述）此陽明之表證表脈也二證俱是太

陽而屬之陽明者不頭痛項強故也要知二方全為表邪而設不為太陽而設見麻黃證即用麻黃湯見桂枝證即用桂枝湯不必問其為太陽陽明也若惡寒已罷則二方所必禁矣

明有屬於氣分者陽明病若發熱汗出此為熱從中而色黃汗出但頭汗出而身無汗慎剝頭而還汗

齒陳葛湯方

茵陳蒿六兩

梔子枝十四

大黃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因陳減一升納一味煮取二升去滓分溫

三服小便當利

如皋商討

已正赤一宿

減黃枝小便去也

熱有鬱于血分者大經云上氣下氣有餘久之不以時上則善血瘀血久得于下而不得上則心氣虛故今善忘

陽明證其人善忘者乃血隨氣行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之血傳續于下心主俱併于下故必有蓄血

此言執鬱血分而為於當湯

師辨太陽蓄血證必驗其小便利辨陽明蓄血證必驗其大便易亦各從其

太承氣為陽明之攻藥然為明胃實可攻胃虛不可攻如徒用梔子豉不可攻若腹只湯與滌子事不可不攻

下之虛而內陷心中懊憹而煩躁似虛掉之施子胃中有燥屎者為招不陷于政湯證而審之則可攻不可攻全不胃中無燥屎者心而陷于內虛則可攻不可攻全不胃中無燥屎者不攻

賓有按少腹按之軟而不拒以知胃中有燥屎也然之有法陽明病下之後病人一使不大便也此承上文胃

右無燥屎也小腹硬而拒按者有燥屎也此辨證之捷訣

然胃寒之證必以脈寔為憑。否則又須分別。病人誠為病宜下之。若脈浮虛。此言憑脈之虛寔。以辨表裏。脈寔固宜大下。後六七日不大。矣。然有食未盡故也。宜大承氣湯。以推陳獨能下。

熱陽若不
得陰汗出則解若不
入如瘡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
然又有表裏之分
須憑脈以斷之若
表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蓋以脈為憑不必以日晡
所發熱而遽認為裏寒也

下後有燥屎既詳其驗法矣而未病入小便不利若津液還入胃中則大便下而大便結聚不下而乍難結于中旁流而乍易入于日時有微熱氣滿不喘冒得和而不能卧者皆有燥屎之機病屬上焦而向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迷上五節論陽明裏熱之證此節又提虛寒一條以結上文五節之意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湯一升酒洗

人參三兩

生姜六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前言太陽陽明今試重申其轉屬之義

緣何心下但心下痞之證非本有者此以醫下之所致也如其不然者本寒侵陽明之燥化

太陽病寸緩氣虛尺弱氣虛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皆為桂枝證

之未解又于不嘔和裏氣既和

此太陽轉屬陽明也其小便數者津液不足不更衣十日亦無所為痞滿

若津液

飲水少少與之以潤其便竭而以通利法救之當其寒傷水渴者又宜五苓散

夫曰十日無所若承氣湯既不可

用飲水不至數升白虎加入參湯又非所宜惟助脾氣以轉輸多飲煖水以出汗則內外俱暢須知病從太陽而

入者仍侵太陽而出也此散不能養液但以陽明病與轉屬陽明者或異或同可分可合亦視治者之治法耳

述此章凡七節皆論太陽陽明也首節統論轉屬之意次節甚言津液之不可止三節四節申言亡津液遂成

胃熱脾弱之證五節言發汗後轉屬陽明六節言吐後轉屬陽明七節總言發汗吐下皆能轉屬陽明皆所以止

津液也

中之東陰脈寸緩陽微而汗出少者陰陽為自和也汗出多者陰陽為自和此皆自反獨盛故同等為自和也

因發其汗而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亢與絕相和于裏何也亡其津液而

五苓散特為轉屬證之變治非人津液之主方此節復足上文亡津液之意而治法自在言外汪苓友云即用下

麻仁丸愚以為麻仁丸未盡其量

陽浮於裏其脉亦同蓋胃土為脈浮而芤浮為亢陽浮於陰浮則相搏胃之氣盛生熱無以維其陽元則與陰絕所謂陽絕于此又承上文而申言陽絕之脈患按浮為陽之陽言陽邪也其陽之陽言人身之陽氣也陰不能以和陽於此之脉口則其証之于手之脉口則其証之于足陽明溫故陽者胃脉也胃為陽脉為陰今趺陽脈浮而芤浮則胃之氣強溫則脾之津液不能返入胃中而大便則難液者也津液鮮少則其脾無可扶何為窮約麻仁丸主之演胃之陽即津而小便數浮澀相搏其扶脾之陰也此復上文陽絕之脈而補

出陰虛之脈出其方治地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半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斤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別作脂

右六味為末

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服十九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有汗後而轉屬者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熱從肉出蒸蒸發熱者乃熱邪內陷與陽明水屬于胃也

水必也金底抽薪調胃承

氣湯王之述此言熟邪由汗後而入于胃府也陽明者無形之氣化也胃者有形之胃府也

有吐後而轉屬者夫有形之邪傷寒吐後則上腹之腹仍脹滿者乃中下之寒與調胃承氣湯此言吐後而熱邪在子胃之上脘宣吐而趨之今傷寒吐後邪已去而腹未解也宜與調胃承氣湯

此言吐後而熱邪仍留而未解也

總而言之大凡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則津液亡矣津液亡于外則燥熱甚于內故微煩津液而小便數大便因效而致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此論發汗吐下後皆可以轉屬于陽明也

非關轉屬其病為得病二日算三日始滿二日值陽明主氣之期陽明自得之病不無太陽柴胡證胃熱上乘陽明自得之病得病二日為氣血之主邪陽則不能自拔故脈弱轉屬故煩極而卧躁胃居于心下心下硬胃氣未虛則不妄則躁邪寢于胃故能食今病至四五日雖能食亦不可遽以為能以小承氣湯不及而致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今躁小安至六日仍不大與小承氣湯加一升使得大便而止甚矣小承氣湯心不大便至六七日似可以便仍小便少證者津液尚存雖不能食而與澹語潮熱有燥被因其小便少證者入胃中雖不能食者不同但初頭硬後必溏未成硬攻之必溏須待小便利定成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甚矣大承氣湯之說

徐徐緩下以成莫救之患也

然亦不可拘于不輕下之說以誤事也陽明有悍熱之氣而害最速不可不知脈動輸爲二胃氣上注于肺其脾氣上衛頭者循咽上走空竅猶眼系入絡腮出額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併下人迎此衛氣別走于陽明故治陽動若一傷寒六七日為一經已過其悍熱之氣別走陽明上循目系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空竅不左表而亦不在裏故無表裏證惟其無大便不硬而難推其無身微熱者此悍氣之為是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急下之以救其陰

明悍熱為病是當急下又不當拘于小便利而後下之也不了了者病人之目視物不明了也睛不和者醫者視

病之睛光或昏暗或散亂也按此證初看似不甚重至八九日必死若遇讀薛立齋張景岳書及老秀才多

闕家書慣走富貴門者從中作主其死定矣余所以不肯為無益之談止令拂衣而去矣

人有宣陽明病渴發熱徐悍氣之汗多者為熱勢炎炎而津液盡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言悍熱之氣內出迫其

津液外上者之宜急下也魏子云止發熱汗出與燥渴硬是之證而亦急下者病在悍氣愈明矣

更有宣急下者悍熱為病

陽氣盛也陽盛則陰虛

發汗以傷陰不解悍熱之氣反腹滿痛者

與燥屎之可以緩下者不同

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述)此

言悍熱之氣不上走于空竅而下循于臍腹者亦宜急下也

以上為陽明三急下證

三急下之外又有不可以言急而腹雖不痛

渴不減即減二不足言危亦

當下之

以其病在陽明無形之悍氣

亦不可以姑緩者醫者不可不明腹而常

與陽明之本氣不必

宜大承氣湯方足以濟之也

(述)承上文而言腹滿痛者固宜急下若不痛而滿云云雖不甚急而病在悍

氣非下不足以濟之也問曰三急下證本經並不說出悍氣茲何以知其為悍氣也答曰陽明有胃氣有燥氣有

悍氣悍氣者別走陽明而下循于臍腹素附婢論云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入于脈循皮膚之

中分肉之間薰于肓膜散于胸腹目中了了睛不和者上走空竅也發熱汗多者循皮膚分肉之間也腹滿痛者

薰肓膜而散胸腹也慄悍之氣傷人甚捷非若陽明燥寢之證內歸中土無所復傳可以緩治也故下一急字有

急不容待之意焉所謂意不盡言也學者得其意而通之則緩急攸分輕重立見庶不臨時舛錯也

按仲師自

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可知傷寒論全書皆素問九卷之菁華也錢塘張氏註中補出悍氣二字可謂讀書得脚然

長沙何以不明提此二字乎不知傷寒論二字皆經邦無一字引經撰用之所以入神也

今病既審脈而知其順逆至陽明為金少陽為木火合病則土受木刑必下利若陽明脉大與其脉不負者順

亦審脈而知其可下與否陽明土少陽二陽合病金被火越故必下利少陽脈弦相敵其脉不負者順

也若只見少陽之脉弦而不負于少者于正能失也然木火固能乘其所勝而耗金土金土却互相剋賦而敗名馬貨

亦能乘其所不勝而侮木火此脉較平互相剋賦而敗

麻黃去節二兩

赤小豆一升 連翹二兩

杏仁四十個去皮去尖

太素
卷十二

生梓白皮一升

生姜二兩

甘草
二十一

右八味以潦

升先煮麻黃

再潔去上沫

諸藥煮取二升分

溫三服半日服

盡 按無梓皮以菌陳代之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注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篇

少陽者少陽之為病奈何內經云少陽之上相火一陽也少陽之為病主之若從火化火勝則乾故口苦咽乾虛動脰皆屬於木故目眩也少陽氣化之

柯韻伯云太陽主表頭痛項強為提綱陽明主裏冒寒為提綱少陽主陽證之提綱主少陽之氣化而言也

半表半裏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乾目眩為提綱玉膏固不易之理也蓋口咽目三者不可謂之表亦不可謂之裏是表之入裏裏之出表處所謂半表半裏也二者能開能閉恰合樞機之象苦乾眩者皆相火上走空數而為病也此病目內之外人所不知惟病人自知診家所以不可無問法三證為少陽病機兼風寒雜病而言

陽中風，風道散而耳無所聞，少陽之脉走目，目赤，機不運，故脢中涼，令于唇火，火盛而生熱，則氣上合厥陰之心包，而悖之氣內合厥陰之汗而驚。此言少陽之氣若以傷上下二吐下之，則氣上合厥陰之心包，而悖之氣內合厥陰之汗而驚。

陽自受之風邪戒其不可吐下也上節提其總綱專就氧化而言此節補出經脈病治就經脈而言也

少陽傷寒脈現出本弦並現出寒細少陽之脈頭痛少陽之上相發熱者寒出相火屬少陽自受之少陽主樞非不可寒邪也少陽主表

謂之轉屬本太陽之病不解屬今因不解而一轉入少陽者樞轉則下承氣不和則乾嘔不能食能開闔故往來寒熱然尚未吐下中氣猶脈沉緊者樞逆于內不與小柴胡湯達太陽之氣使未傷也得外發也此言太陽之轉屬少陽非少陽之自為病也

若已吐下發汗三禁之溫針四者犯一則全歸證可細柴胡湯證不見能此為少陽壞之病當其犯犯吐外加傷寒之氣也